

流行于网络世界，点击率超过千万的恐怖故事。

坟墓里传出夜半歌声

恐怖故事



徐欣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I 247.8
44
=4

102211

恐怖故事

坟墓里传出夜半歌声



徐欣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故事：坟墓里传出夜半歌声/徐欣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3

ISBN 7-228-08412-8

I. 恐… II. 徐…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43 号

恐怖故事：坟墓里传出夜半歌声 徐欣主编

出 版：新疆人民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印 刷：北京国防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张：14
字 数：320 千字
印 数：1-8000 册

ISBN 7-228-08412-8 定价：25.00 元



总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你(代前言)

○任之

一个人走在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空，包裹着身体的是一份排斥不掉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声无息地出现，你定睛看去，令你窒息的恐惧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躺在暗黑如墨的房间里，深夜浓浓的孤寂紧紧地包裹着你，周围如同坟墓一般静漠。突然，一声声轻微的沙沙声让你忍不住循声而望，令你窒息的恐怖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

知道了吧，无论你身处何地，也无论你是何许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而且总是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的视野里。无论你如何地自夸英雄，也无论你如何的自仗大胆，在这只眼睛面前，如果你能够保持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是在你变成一具僵尸的时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只眼睛，就是“红瞳”！

“红瞳”系列恐怖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开了中国本土恐怖小说之先河。一直以来，我所听到的有关谈论恐



怖小说的话题，几乎都是言必称斯蒂芬·金，文必举希区柯克，中国似乎是一个恐怖“匮乏”的国度。其实不然，中国的恐怖写手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都没有“付诸行动”而已。当然，这种“没有‘付诸行动’”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也已经成为“过去”了，中国的恐怖写手们已经到了“觉醒”的时候。这也同样不是危言耸听！当你登录网页，搜索“恐怖”一词，立刻就会有成百上千篇恐怖写手们的“原创”展现在你的眼前，而且在写手们的这些“原创”中，能够让你毛骨悚然的作品举目皆是。

网络上的恐怖小说，短篇居多，这就像是一种快餐，让你在阅读中获得你所希望获得的效果，其口味足可以填饱你。与网络的“快餐”阅读不同的是我们的“红瞳”系列恐怖小说，这一系列中不仅有短篇恐怖集，而且有中篇恐怖集，更有长篇恐怖小说推出。这就像是一桌制作精美的大餐，可以让你细细品味。

短篇集无须多说，因为它们保持了一贯的风格。这次我们推出为《坟墓里传出夜半歌声》《深夜千万不要照镜子》《嘘！别出声》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推出的中篇恐怖小说集《午夜，别在镜子前》，它的作者是两位女性写手。在与她们的交流中我得知她们这是“第一次写作”，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她们的悟性与灵性，同时还有她们对恐怖作品的把握。她们告诉我，她们一直都很喜欢恐怖作品，她们收集了市面上几乎所有能够搜集到的恐怖作品：电视剧、电影、图书……她们一方面为中国恐怖佳作不多而感遗憾，同时也更为女





性恐怖写手的匮乏而感遗憾。也许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她们开始携手打造中篇恐怖作品，而且是“女生恐怖作品”（当然这个定义也许并不恰当，姑且如此称道吧）。在我接到她们的第一部作品《镜痕》的时候，尽管第一稿在结尾处有些不尽人意，但是她们那独特的视角和作品中所蕴含的对人性的批剥与对美的追求，却让我大为赞叹。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她们坚持写下去并且付出努力，成为中国恐怖文学领域的佼佼者将是理所当然的事。

另一个值得一提是本次推出的长篇恐怖小说。中国的长篇恐怖小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空白，曾经也有几位作家先后出版了几部，其中以从“文革”手抄本整理而成的《一只绣花鞋》较为成功，其他的几乎都默默无闻。长篇恐怖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没有“火”起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其本身的“火候”不够，这个“火候”就是恐怖作品本身所特有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感观刺激和心理刺激的因素。不过现在，如果你读了《死劫》这部长篇恐怖作品，这样的遗憾就会消除了。我在这里且不去评价这部作品，我只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是一个胆小的人，那么你千万别在夜里独自一个人阅读这部作品；即使你是一个胆大的人，你也千万不要在夜间停电的时候点着烛蜡阅读这部作品。否则——后果自负！

说了这么多，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恐怖作品究竟如何？我想作品本身是最好的答案。我相信每一个阅读完“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呀，这就是中国的恐怖作品，棒！

2003年11月5日于北京

目

录



平安夜	1
谁撞了鬼	8
死亡接力	20
它一直在身边	44
螳螂	56
幽灵楼道	82
爱你就要杀死你(上)	101
爱你就要杀死你(下)	144
秘密	184
魔湖惊魂	193
魔书恶梦	243
末班 TAXI	274
泡沫	280
我看见了我自己	284
鬼 咒	303
三世签	340
血妖魔	365
第十首斯拉夫舞曲	382
古槐凶魂	391



平安夜



——据报道，12月24日夜一中年男子惨死在公寓内，其女儿下落不明，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我是凝，出生在平安夜。

学院里的人都走掉了，我一个人坐在花坛边上，下意识地拨弄起手腕上的小瓶子来。它是爸爸亲手做的，造型很怪，像一颗钉子一样，里面装着一些灰白色的沙子，暗淡无光。但尽管如此，我仍是很喜欢，从小就一直挂在手腕上当护身符。

爸爸是非常好的人，他是这所医学院的教授，经常要加班到深夜。对于母亲却没有什么印象，听爸爸说她在我出生不久后就失踪了，似乎是出走的样子。我只在几张很少的合照中见过她的样子，照片中的母亲总是半低着头站在人群后，很长的头发披泻下来，遮住脸颊。她有一双异常美丽的眼睛，闪着幽蓝的光。

“真讨厌，爸爸怎么还不来，都快5点了。”我有点耐不住了，索性直接去实验楼找他。

放学后的实验楼冷冷清清的，几束惨淡的日光射在走廊里，脚步声悠长地回荡着。我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虽然不感到害怕，但这里确实很冷。

办公室的门紧锁着，看来他不在这里。我失望地转





过身，看见对面标本室的门微微打开了一条缝，是不是在这？我轻轻推开门。

“爸？”房间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真粗心，居然连门也不锁。”我一边嘀咕着一边无聊地在里面转来转去。

这个地方我是很熟悉的，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赖在里面玩，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到很温暖。

木桌上的瓶子里浸泡着一些内脏器官，丝丝缕缕的，悬浮在里面。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器皿，那些都是爸爸很重要的实验器材。我转过身，向窗边走去，那边有一架人体骨骼的标本。我小时候就最喜欢站在那里，踮着脚一块一块地数着骨头，至今我还记得那时候说过一句很傻的话：“我好喜欢它，我要和它永远在一起。”

差不多两年没进来看看，我发现自己真的长得飞快，个头已经窜到和它几乎平行的高度，再也不用费力地抬头观察了。

大概因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端详它，感觉都有点不习惯。我闭上眼睛，伸出手一点一点触摸那些纤细的骨头，努力回忆着小时候背下来的2跖块骨骼名称，可是脑海中一片模糊，什么都想不起来。唉！我在心里轻轻叹了一口气。忽然感觉手指触到一个冰凉湿润的东西，我一惊，猛然睁开眼睛。原来是一块木片一样的东西，嵌在左边的胸骨里，很细很小，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过。“又是哪个人的恶作剧！”我有点生气，怎么能这样对待标本呢？我用手捏住木片突出的部分，转动着往外拔。大概是用力过猛，骨骼开始不断摇晃，我连忙扶住，却毛手毛脚地



碰掉了手腕上的沙瓶。

“凝，你怎么在这里！”我回头，看见爸爸气喘吁吁地站在外面，“我在外面找了好……”他忽然停下来，眼睛盯住我手中的木片，闪出恐惧的光芒。然后他冲上来一把夺去木片，用力塞进那条骨头的缝隙中。我虽然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但趁着当儿，赶紧捡起地上的沙瓶戴好。这可是爸爸非常重视的东西，每天都下五次地叮嘱我要保管好保管好，要是让他知道刚刚我让他的宝贝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不扁我一顿才怪。

爸爸把标本扶正，转头看见满脸疑问的我，连忙解释：“这块木片是用来固定标本的，如果不塞住缝隙，骨骼会变形。”

“啊？”这样？我还以为自己做了件大好事呢。

“啊什么啊，你都快 15 岁了，该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爸爸满脸严肃地盯着我，忽然话锋一转，“让我看看你的沙瓶，有没有弄掉啊？”

“有……呃……有保管好啦！”我冷汗直冒，这个臭爸爸，还真会套话。

“真的？”

“当然啦。”我亮出一个自以为最最灿烂的笑容，“你女儿怎么会犯这种白痴级的错误，要充分相信我嘛。”

爸爸满脸狐疑地盯了半天，终于还是相信了。他转过身去，爱惜地拍拍骨骼的肩膀，“以后不许再碰它了，被弄坏了可不行。”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拼命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说谎的技巧练到炉火纯青



的地步。

晚上睡得一点也不安稳，梦里面总闪着一些蓝色的光，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叫着我的名字：“凝、凝，你过来……”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床单汗湿了一大片，身上粘乎乎的，真是麻烦，我赶紧冲进卫生间洗澡。

“咦？沙子怎么有点变色？”我奇怪地盯着瓶子，“惨了，肯定是昨天摔坏了，进水。”命苦啊！看来以后得小心点，要是被爸爸看见了可不得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因为忙于功课，一直都没有去实验楼等爸爸，也没有再见过那具标本，事情也就淡忘了。

明天就是平安夜了，街上开始张灯结彩，店子的玻璃橱窗上歪歪扭扭地喷着 Merry Christmas，摆放着很小的圣诞树，感觉很好。我和爸爸约好了今天一起出去买东西，他为此还特意推掉了一个派对。

去找爸爸的时候，又经过那个标本室，我还是忍不住进去了。骨骼还在原来的位置，我注意到了它的右手只有四个手指，抬头透过它原来是眼睛的两个部分，看见远处似乎点起了蓝色的灯，很模糊的蓝。忽然又听见了梦中的那个声音，她在我耳边轻轻地说：“凝、凝，你过来……”我大吃一惊，赶紧跑了出去，关门的时候看见那具骨骼，在风中寂寞地摇晃着。

晚上又开始做梦，许多零碎的片断，杂乱无章，像一部无声的老电影。忽然，一些画面在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我看见一个眼睛幽蓝的女子，满脸是血地躺在





浴缸里，她的肌肤在一点一点地腐烂。我又听见了那个声音：“凝、凝，你过来……”然后我看到了她的眼睛迅速黯淡下去，有人影在面前一闪而过。

“不！”我猛地坐起来，几束绚丽的日光在窗台上安静地转圈，脑门上布满了冰冷粘稠的汗水。这些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掀开被子，披上大衣往外冲去。

因为是节假日，医学院的人大都回去了，只剩下几个清洁工人打扫卫生。走在寂静的过道里，我头一次感到毛骨悚然。

爸爸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走进了标本室。

房间的窗帘被拉上了，显得很昏暗，这种诡异的气氛真令人讨厌，我一边嘟囔着一边走过去，可当我的手指触到窗帘的那一刹那，听见背后传来奇怪的“咔咔”声。

我的脸僵住了，我看到那具骨骼在轻微地振动，那声音又响了起来：“凝、凝，你过来……”

我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心脏一下一下用力地撞击着胸腔，好可怕，我想逃，可脚却不听使唤地向它移去。它转过头来了，是的，如果那还能叫做头的话。原来是眼睛的地方，那对漆黑的窟窿深处发出幽蓝的光。然后我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安静的蓝色的眼睛，长长的头发披泻下来，遮住脸颊。她走过来，黑色的丝质长裙拖过地面，悄无声息。她用忧郁的声音叫我的名字：“凝。”我摒住了呼吸，我注意到她的右手只有四个手指。

她低下头来，用那双异常美丽的眼睛望着我，她说：“凝，那个男人将我杀死，把我的灵魂在骨架上锁了15年，我恨他。现在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情，谢谢你救我出来。”蓝色忽然铺天盖地地涌来，我下意识地用手护住头，往后退去。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四周很



快安静下来。我睁开眼睛，那具骨骼仍然摆在窗边，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妈的。”我转过身去，猛地扯开窗帘，“该死的东西见鬼去吧。”我狠狠地咒骂了一句，跑了出去。这个地方的空气还真让人窒息。

晚上到家的时候已经8点多了，我一直在大街上游荡。桌上的饭菜都还没有动。爸爸似乎是在洗澡的样子，听见我回来，忙不迭地停了水，还顺便骂我一句：“臭丫头，自个生日都忘了啊！回来这么晚。”我无精打采地站在卫生间门口等他，今天这事一定要和他说一下，弄不好我得了什么精神分裂之类的病。

“爸，快出来，人家有事要跟你说。”我习惯性地抬起手腕玩弄着小沙瓶，沙子的变色越来越严重了，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在灯光下闪着幽蓝的光。幽蓝？等会儿，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手悬在了半空中。

“咋啦丫头？”卫生间的门拉开了，爸爸一边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往外走。他的目光落在那瓶沙子上，忽然间恐惧地睁大双眼，嘴唇不断抽搐。“你这混蛋！”他猛地扑上来，我从没见过他这么狠毒的表情，只是本能地闭上眼睛向一边躲开。

接着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爸爸的身体被一团蓝色的雾气包围着，脑袋一下一下撞着浴缸的边缘，手在空中拼命舞动着。房间里充斥着钝钝的沉重的撞击声，鲜艳粘稠的液体一点一点溢满瓷砖，到处都是血液甜腻的芳香。我呆呆地站着，脑海中浮现出一些模糊的片断：那个眼睛幽蓝的女子，满脸是血地躺在浴缸里，她的身体在一点一点的腐烂。



有人影在眼前一闪而过，那张因恐怖而扭曲的脸，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是年轻时候的爸爸。

那双手终于无力地耷拉下来，恍惚中又看见了那个女子，她长长的头发披泻下来，遮住脸颊，她轻轻地叫着我的名字：“凝，我的女儿。”

我只是茫然地望着她，她说：“你知道吗？我被封印了这么多年，是你让我得到了自由，因为你拔去了我胸口上的桃木钉。”她笑了，非常甜美的笑容，“只有当两样物品同时失去效力的那一瞬间，我才能重获自由。”我微微一怔，她用那只残缺不齐的右手指着我手腕上的沙瓶，“那里面是我无名指的骨灰，你拥有更强大的灵力，所以我一直无法脱身，现在请把它还给我，我必须离开这里。”我不说话，只是将瓶子握在手心中，递过去。然后那些沙子慢慢凝聚起来，消失了。

她再次笑了，真的是非常美丽的笑容，“谢谢你，凝。”

“可是……为什么爸爸要这样对你？”我终于开口。

她低下头，用她那双异常美丽的眼睛望着我，她轻轻地说：“因为我是巫女，凝，我们是不允许生存的，在那个时候。”

她转过身去，说：“好了，凝，我要带他的灵魂离开。而你，我会让你重新开始生活。”

然后我感到一阵晕眩，黑暗中看见那个美丽的眼睛幽蓝的女子，她轻轻地说：“凝，你会幸福的。”





谁撞了鬼

我的朋友小林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开车已经有好多年了。这个行业，接触的人形形色色，说他阅历广阔，也不为过。加上他喜欢天南海北地闲聊，一被他逮着，非得让你好好听他上一堂山海红的课。

这一天，我下班回家经过某娱乐城时，正碰上在娱乐城门口等着拉客的小林。他神情略有些恍惚，头发都不是以往那般油光发亮，甚至眼屎都还未擦去。他一手搭在半开的车门上沿，眼睛朝着娱乐城底楼的西餐厅，却又似乎在想着心事。我走到他身边，拍了一下他，说：“小林，在这儿候客呢？”

小林冷不丁被我一拍，身子一抖，回头看到了我，顿时朝我咧嘴一笑：“小子，你可吓了我一跳。”

我朝西餐厅里望了一眼，说：“你看什么呢？”

小林笑了起来：“没什么。这不等生意呢。还有四辆车才到我呢。我下来活动一下。”他的桑塔纳车前面果然还排着四辆出租车。

我说：“这些天不见你，好像精神不太好呀。”

他露出惊讶的神情：“有么？”随即自我解嘲地一笑，“干咱们这行的，不都这样？”

我点了点头，拍拍他：“啥时请你到这儿来吃一

顿？”我又朝西餐厅里望了一眼，透过玻璃我看见里面数十张桌子只坐了十来个人。

他露出一口黄不拉几的牙齿：“这里不适合我。不如今天晚上，咱们去火锅店边吃边聊。”他忽然将身子凑到我面前，神秘地一笑：“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噢？”我是个不甘寂寞的单身汉，非常喜欢他以往说的那些关于应召女郎，卖摇头丸的女孩以及捞大款的“小蜜”的事。这回听他说的神秘，想必又能长见识，忙会心笑着说：“好，还是老地方。”

小林看着我呵呵笑了，“再做两把生意，就找你。手机开着，好找你。”

我和他告别，走到对过马路回头看时，小林的眼光又回到了西餐厅里。但我无法顺着他的目光，找到他的目标。

晚上十点刚过，我就按照小林打来的电话，来到了离我住所不远处的火锅店。他已经在那里坐着了。

他瞧见了，朝我挥了一下手，我径直走了过去，脱下大衣，在他对面坐下。桌中央的锅底冒着热气，胡萝卜，笋，党参，肉圆一千食物在汤中翻滚，一个鱼头也隐约可见。我的馋虫立时给引了出来，说：“好香。今天不辣出一身汗来，对不起这汤料。”

小林已经倒上了啤酒，边倒边说：“尽管叫菜。咱哥俩好好聊聊。该有半个月没见了吧？小何，现在提升了没？”

我眼光瞄了他一下，说：“小林，你的消息挺快呀？”





小林将酒瓶往边上一搁，笑了笑，没有接话。

我喝了口酒，心里想他怎么知道我提升的事。再偷偷打量他，并没发现他有任何异样。不由想：这小林交友广阔，可能从我公司的同事那儿打听到了我提升的消息。既然他不说，也不用再加妄猜。

小林开始往锅里加牛肉和菜，我也大口吃起来。这大冬天，吃火锅就是一件爽事。吃得额头冒汗了，两人便拉开话茬子了。

小林很快就将话题扯到了那桩“不可思议的事”上。“小何，你知道我昨天晚上遇上了什么事？”他的脸在腾腾升起的热气后面显得又白又红，全然不像几小时前那个面色消瘦，眼神游离的小林。

我正急着等他提这事，忙接口：“究竟是什么事？又是哪个女明星被包了？还是新疆美女往胸罩里藏毒粉？”

他摇着头，说：“那些事算什么。哪里能和这一次相比？”他意味深长地望向玻璃窗外，满是水雾的窗子外面，夜色深得如墨一般。

我倒是更急了，心里猜着，但又找不着答案。等小林说，可他偏偏又像吃蛋噎着了，好一阵不说一个字。

我觉得他像是撞见了鬼，全然不像以前那个说话像永远不停的弹簧似的小林。“这小林，到底怎么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事呢？莫非是那件事让他变成这样的？那倒真是不可思议了。”

我耐不住性子，趁给他倒酒之际，说：“小林，你

